

大雅诗丛

精 灵 (完整版)

[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Sylvia Plath

陈 黎 张芬龄 译

001 瓶中烟火

——西尔维娅·普拉斯 / 陈 黎 张芬龄

039 预言 / 弗荷达·休斯

精灵及事

精 灵 (完整版)

[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Sylvia Plath

陈 黎 张芬龄 译

071 铂金器

074 一个轮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灵: 完整版 / (美) 普拉斯著; 陈黎, 张芬龄译.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 6

(大雅诗丛)

ISBN 978-7-219-09069-5

I. ①精… II. ①普… ②陈… ③张… III. ①诗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005 号

ARIEL: THE RESTORED EDITION

by SYLVIA PLATH

Copyright © 2004 by the Estate of Sylvia Pla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Guangx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桂图登字: 20-2014-012

精灵 (完整版)

[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 著 陈 黎 张芬龄 / 译

出 版 人 卢培钊

监 制 白竹林

责任编辑 吴小龙 罗绍松

书籍设计 刘 凇 (广大迅风艺术)

责任校对 钟丽丽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069-5/I·1776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54	郁金	李煜	170
152	高四·〇二夜	西施	080
156	前往集会	西施	080
160	绿窗的黄昏	西施	080
162	绿窗	西施	080
166	绿窗	西施	080
170	绿窗	西施	080
174	绿窗	西施	080
178	绿窗	西施	080
182	绿窗	西施	080
186	绿窗	西施	080
190	绿窗	西施	080
194	绿窗	西施	080
198	绿窗	西施	080
202	绿窗	西施	080
206	绿窗	西施	080
210	绿窗	西施	080
214	绿窗	西施	080
218	绿窗	西施	080
222	绿窗	西施	080
226	绿窗	西施	080
230	绿窗	西施	080
234	绿窗	西施	080
238	绿窗	西施	080
242	绿窗	西施	080
246	绿窗	西施	080
250	绿窗	西施	080
254	绿窗	西施	080
258	绿窗	西施	080
262	绿窗	西施	080
266	绿窗	西施	080
270	绿窗	西施	080
274	绿窗	西施	080
278	绿窗	西施	080
282	绿窗	西施	080
286	绿窗	西施	080
290	绿窗	西施	080
294	绿窗	西施	080
298	绿窗	西施	080
302	绿窗	西施	080
306	绿窗	西施	080
310	绿窗	西施	080
314	绿窗	西施	080
318	绿窗	西施	080
322	绿窗	西施	080
326	绿窗	西施	080
330	绿窗	西施	080
334	绿窗	西施	080
338	绿窗	西施	080
342	绿窗	西施	080
346	绿窗	西施	080
350	绿窗	西施	080
354	绿窗	西施	080
358	绿窗	西施	080
362	绿窗	西施	080
366	绿窗	西施	080
370	绿窗	西施	080
374	绿窗	西施	080
378	绿窗	西施	080
382	绿窗	西施	080
386	绿窗	西施	080
390	绿窗	西施	080
394	绿窗	西施	080
398	绿窗	西施	080
402	绿窗	西施	080
406	绿窗	西施	080
410	绿窗	西施	080
414	绿窗	西施	080
418	绿窗	西施	080
422	绿窗	西施	080
426	绿窗	西施	080
430	绿窗	西施	080
434	绿窗	西施	080
438	绿窗	西施	080
442	绿窗	西施	080
446	绿窗	西施	080
450	绿窗	西施	080
454	绿窗	西施	080
458	绿窗	西施	080
462	绿窗	西施	080
466	绿窗	西施	080
470	绿窗	西施	080
474	绿窗	西施	080
478	绿窗	西施	080
482	绿窗	西施	080
486	绿窗	西施	080
490	绿窗	西施	080
494	绿窗	西施	080
498	绿窗	西施	080
502	绿窗	西施	080
506	绿窗	西施	080
510	绿窗	西施	080
514	绿窗	西施	080
518	绿窗	西施	080
522	绿窗	西施	080
526	绿窗	西施	080
530	绿窗	西施	080
534	绿窗	西施	080
538	绿窗	西施	080
542	绿窗	西施	080
546	绿窗	西施	080
550	绿窗	西施	080
554	绿窗	西施	080
558	绿窗	西施	080
562	绿窗	西施	080
566	绿窗	西施	080
570	绿窗	西施	080
574	绿窗	西施	080
578	绿窗	西施	080
582	绿窗	西施	080
586	绿窗	西施	080
590	绿窗	西施	080
594	绿窗	西施	080
598	绿窗	西施	080
602	绿窗	西施	080
606	绿窗	西施	080
610	绿窗	西施	080
614	绿窗	西施	080
618	绿窗	西施	080
622	绿窗	西施	080
626	绿窗	西施	080
630	绿窗	西施	080
634	绿窗	西施	080
638	绿窗	西施	080
642	绿窗	西施	080
646	绿窗	西施	080
650	绿窗	西施	080
654	绿窗	西施	080
658	绿窗	西施	080
662	绿窗	西施	080
666	绿窗	西施	080
670	绿窗	西施	080
674	绿窗	西施	080
678	绿窗	西施	080
682	绿窗	西施	080
686	绿窗	西施	080
690	绿窗	西施	080
694	绿窗	西施	080
698	绿窗	西施	080
702	绿窗	西施	080
706	绿窗	西施	080
710	绿窗	西施	080
714	绿窗	西施	080
718	绿窗	西施	080
722	绿窗	西施	080
726	绿窗	西施	080
730	绿窗	西施	080
734	绿窗	西施	080
738	绿窗	西施	080
742	绿窗	西施	080
746	绿窗	西施	080
750	绿窗	西施	080
754	绿窗	西施	080
758	绿窗	西施	080
762	绿窗	西施	080
766	绿窗	西施	080
770	绿窗	西施	080
774	绿窗	西施	080
778	绿窗	西施	080
782	绿窗	西施	080
786	绿窗	西施	080
790	绿窗	西施	080
794	绿窗	西施	080
798	绿窗	西施	080
802	绿窗	西施	080
806	绿窗	西施	080
810	绿窗	西施	080
814	绿窗	西施	080
818	绿窗	西施	080
822	绿窗	西施	080
826	绿窗	西施	080
830	绿窗	西施	080
834	绿窗	西施	080
838	绿窗	西施	080
842	绿窗	西施	080
846	绿窗	西施	080
850	绿窗	西施	080
854	绿窗	西施	080
858	绿窗	西施	080
862	绿窗	西施	080
866	绿窗	西施	080
870	绿窗	西施	080
874	绿窗	西施	080
878	绿窗	西施	080
882	绿窗	西施	080
886	绿窗	西施	080
890	绿窗	西施	080
894	绿窗	西施	080
898	绿窗	西施	080
902	绿窗	西施	080
906	绿窗	西施	080
910	绿窗	西施	080
914	绿窗	西施	080
918	绿窗	西施	080
922	绿窗	西施	080
926	绿窗	西施	080
930	绿窗	西施	080
934	绿窗	西施	080
938	绿窗	西施	080
942	绿窗	西施	080
946	绿窗	西施	080
950	绿窗	西施	080
954	绿窗	西施	080
958	绿窗	西施	080
962	绿窗	西施	080
966	绿窗	西施	080
970	绿窗	西施	080
974	绿窗	西施	080
978	绿窗	西施	080
982	绿窗	西施	080
986	绿窗	西施	080
990	绿窗	西施	080
994	绿窗	西施	080
998	绿窗	西施	080

001 瓶中精灵

——重探西尔维娅·普拉斯 / 陈 黎 张芬龄

039	前言 / 弗莉达·休斯	102
-----	-------------	-----

精灵及其他诗作

普拉斯亲订本		102
055	晨歌	102
057	快递信差	102
058	捕兔器	102
060	沙利窦迈	102
062	申请人	102
065	不孕的女人	102
066	拉撒路夫人	102
071	郁金香	102
074	一个秘密	102

077	狱卒
080	割伤
083	榆树
086	夜舞
088	侦探
091	精灵
094	死亡公司
096	东方三贤士
098	莱斯博斯岛
103	另一个人
105	戛然而逝
107	十月的罂粟花
108	闭嘴的勇气
110	尼克与烛台
113	伯克海滨
122	格列佛
124	到彼方
127	梅杜莎
130	深闺之帘
134	月亮与紫杉
136	生日礼物
140	十一月的信
142	失忆症患者
144	对手
145	爹地

瓶中精 150 你是 卷一 编

152 高热一〇三度

156 养蜂集会 卷二 编

160 蜂箱的来临 卷二 编

162 蜂螫 卷二 编

166 蜂群 卷二 编

170 过冬 卷二 编

开公为百《第百五》《第百》《第百》《第百》

“休斯编辑本”选入诗

175 雾中之羊 卷三 编

176 玛丽之歌

178 悬吊的人 卷三 编

179 小赋格 卷三 编

182 年岁 卷三 编

184 慕尼黑衣架模特儿 卷三 编

186 图腾 卷三 编

189 瘫痪者 卷三 编

192 气球 卷三 编

194 七月的罂粟花 卷三 编

196 仁慈 卷三 编

198 挫伤 卷三 编

199 边缘 卷三 编

201 语词 卷三 编

202 语词 卷三 编

203 语词 卷三 编

附 录

- 205 为 BBC 广播节目“普拉斯新诗作”所写文稿
- 208 普拉斯亲订本《精灵》各诗写作日期
- 210 “休斯编辑本”选入诗写作日期
- 211 普拉斯小传
- 214 弗莉达·休斯访谈
- 219 弗莉达·休斯在《精灵：还原版》首次公开
朗读的谈话
- 222 弗莉达·休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3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4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5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6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7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8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29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0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1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2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3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4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5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6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7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8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39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0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1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2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3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4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 245 普拉斯的诗：《我的母亲》

瓶中精灵

——重探西尔维娅·普拉斯

陈 黎 张芬龄

普拉斯生平记事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童年在波士顿近海的小镇温索普（Winthrop）度过。她的父亲具有德国血统，在青少年时期随家人自波兰走廊的普鲁士小镇葛拉堡（Grabow）移居美国，是鸟类学家、昆虫学家、鱼类学家，波士顿大学生物系教授，国际知名的大黄蜂权威；她的母亲比她的父亲小二十一岁，是具有德国血统的奥地利人，在中学任教；她有一个比她小两岁半的弟弟。普拉斯八岁那年，罹患糖尿病却延误医治的父亲死于腿部截肢手术的并发症。对年幼且敏感的普拉斯而言，父亲的早逝是一种背叛，一种信仰或价值的幻灭，一座“巨神像”的倒塌，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当母亲告诉她父亲的死讯时，她说：“我绝不再和上帝讲话了。”那天放学回家后，她递给母亲一张誓约，要母亲在上面签名：“我发誓绝不再改嫁。”普拉斯把生命看得过于认真，“绝不再”三个字总是很快就涌到唇边。对感情的执着让她不愿与生命妥协，以

致在寻找心灵出口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吃尽了苦头。

普拉斯天资聪颖，八岁时就写了一篇蟋蟀和萤火虫的故事，发表于《波士顿先驱报》。1950年，她进入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就读，多次在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金发，姣好的容貌，修长的玉腿（这是她最引以为豪的部分）和创作的天分使她在大学里风头很健。她担任《史密斯评论》杂志的编辑委员，陆续在《十七岁》（*Seventeen*）杂志上发表小说及诗作；1951年，她获得妇女杂志《小姐》（*Mademoiselle*）的小说奖；翌年暑假，应杂志社之邀，前往纽约实习采访。普拉斯的一个朋友如是描述此一阶段的她：“西尔维娅似乎等不及人生的来临……她冲出去迎接它，促使事情发生。”然而，事事追求完美、为忧郁症所苦的普拉斯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表面上，我也许小有成就，但是我心里却有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顾虑和自我怀疑。”1953年秋天，她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她后来在诗作《爹地》中写下“你下葬那年我十岁。/二十岁时我就试图自杀，/想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我想即便是一堆尸骨也行”这样的字句）。经过六个月的密集治疗后，她返回学院继续学业。1955年，普拉斯以全校最佳成绩毕业，并获得“富尔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纽汉学院（Newnham College）深造。

1956年2月，在剑桥求学期间的一个学生聚会上，她结识了英国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她曾写道：“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她的母亲形容其后两年是普拉斯“生命中最兴奋和多彩多姿的日子”。他俩于1956年6月16日结婚。

婚后，休斯在剑桥的一所男校任教，普拉斯则忙于学位考试、家务、写作、将休斯的诗作投寄给文学刊物。

在剑桥住了一年之后，他们迁往美国，休斯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普拉斯在史密斯学院教大一英文，被同仁誉为“英语系有史以来最棒的两三位讲师之一”。但是1958年春天，他俩决定离开教职，靠写作维持生计。为了突破写作瓶颈和摆脱忧郁症的阴影，她到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精神治疗科担任秘书，也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她最好的短篇小说《强尼恐慌小子与梦的圣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或许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酝酿成形的。1959年，她在波士顿参加了“自白派诗人”(Confessional Poets)先驱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所开授的诗歌写作班，结识了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他们突破禁忌、披露个人经验、具有情感深度的作品，对普拉斯日后的诗风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1959年圣诞节前，普拉斯和休斯搬回英国居住。他们住在廉价、乏人问津的小区里的一间狭小公寓，两人共用一部打字机，日子过得并不安逸。1960年4月1日，他们的女儿弗莉达(Frieda)出生。当时休斯已出版两本诗集，备受文坛瞩目和推崇，普拉斯则隐身其背后，扮演称职的母亲与家庭主妇的角色。1961年2月，普拉斯二度怀孕却不幸流产(在《不孕的女人》一诗中，她将未能受孕成功的身体比喻成一座有着圆柱、柱廊、圆形大厅却无雕像的空荡而有回音的博物馆)。1961年9月，他们搬到德文郡(Devon)的一间屋顶以茸草铺成、有着宽阔庭园的老旧农庄，种了一些苹果树和樱桃树，一株金链花，还有一畦菜园，以及普拉斯戏称为“史前陵墓”的小土丘——后来在《十一月的信》一诗中，那陵墓成了“陈年尸骨堆砌成的墙”；在《蜂螫》一诗中，

它变成“杀害她的引擎”，她企图逃脱的婚姻的象征。1962年1月17日，他们的儿子尼可拉斯（Nicholas）出生。因为与养蜂人为邻，普拉斯在6月开始养蜂——这或许象征着她与父亲亲密关系的延续，也或许是她将父亲自死亡召回的一种方式。

1960年，普拉斯的第一本诗集《巨神像及其他诗作》（*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出版。在这本诗集里，普拉斯展现出技巧的完整性、语言的精确度与张力，语汇暧昧运用的空间，对韵律的敏感度，以及押韵与谐韵上的灵活运用，让她建立了一些名气与自信，不再只是活在丈夫高大身影下的小女人。标题诗《巨神像》充满了死亡的意象和空虚寂灭的情绪。普拉斯将父亲比喻成孤独落寞的古代英雄，一座坍塌的“巨神像”，试图重建这位在她童年就已离去的守护神形象，表达出在怨怼和憎恨的背后对父亲无法忘怀的依赖和依恋：“提着熔胶锅和消毒药水攀上梯级/我像只戴孝的蚂蚁匍匐于/你莠草蔓生的眉上/去修补那辽阔无边的金属脑壳，清洁/你那光秃泛白古墓般的眼睛。”然而，整首诗宛如一场徒劳的召魂仪式：“我再也无法将你拼凑完整了，/补缀，粘附，加上适度的接合。”有着恋父情结的女子终究只能在记忆的废墟中寻找慰藉的残骸：“好些夜晚，我蹲踞在你左耳的/丰饶之角，远离风。//数着朱红和深紫的星星。/太阳自你舌柱下升起。/我的岁月委身于阴影。”她日夜蹲在神像的背后，让自己的“岁月和阴影互相结合”，再也泛不起一丝对自然的喜悦，再也不去“凝神倾听龙骨的轧轳声/在码头空茫的石上”了。普拉斯终其一生未能走出丧父之痛。

1962年5月，加拿大诗人大卫·威维尔（David Wevill）偕妻子阿西亚·威维尔（Assia Wevill，1927—1969）来访，普拉斯察觉到泰德·休斯与阿西亚之间有某种异样的亲昵感。7月，普拉斯

无意中发现泰德·休斯与阿西亚的奸情。丈夫的背叛形同生命中另一座“巨神像”的坍塌，让普拉斯深受打击。她被嫉妒、愤怒和绝望所吞噬，数度感冒，持续发烧，普拉斯的母亲在这期间前来陪伴、协助照料生活起居。两个月后，她提出分居（在母亲的极力鼓励下），独自带着两名幼儿住在德文郡。她母亲害怕她再度精神崩溃，曾要求她回家居住，但为她所拒：“我一旦开始了奔跑，就不会停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听到泰德的消息，他的成功，他的才赋。”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她梦见“伦敦的沙龙，我是那儿著名的女诗人”。她不接受母亲的帮助还有另一个原因，她曾告诉母亲：“有段时间我没有勇气见你。在我还没获致新生活以前，我再也无法面对你。”休斯在他后来出版的书信集中提到普拉斯当时的心态：“她坚持离婚。她高傲的敌视和恨意以及伤人的举动只是想表达：若我不回她身边，她就活不下去。我很清楚，她是那种爱你越深就伤你越深的人。”

休斯离去后，普拉斯与绝望、病痛为伍，忧郁症隐隐浮动，但是她的创作动力却源源不绝。身心越是痛苦，她的创作能量反而越是丰沛；自毁欲望越是蠢动，自指尖流泻出的文字反而越是激越、清澄。她的写作时间多半在凌晨四点，在白日与黑夜交接的安静时刻，在“公鸡啼叫之前，婴孩啼哭之前，送牛奶人尚未置放瓶罐发出玻璃音乐之前的静止、清蓝、几近永恒的时刻”，那是一段她可以不受生活现实钳制、搅扰的纯真又自在的时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她写了四十多首诗，以宣泄心中饱和的情感。二十多首她称之为“十月诗作”的诗就写成于这段时间，譬如《拉撒路夫人》《爹地》《高热一〇三度》《深闺之帘》《精灵》以及《蜂箱的到临》《蜂螫》等“蜜蜂组诗”。她将这些诗作投寄给杂志社，几乎都被退稿，但她仍持续写诗。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

写道：“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它们会让我成名。”英国诗作家和评论家艾佛瑞兹（Al Alvarez, 1929—）在听了普拉斯“着了魔”似的谈论自己写作的新动力后，推断她和休斯的婚姻问题不在于外遇事件或个性不合，反而是彼此之间强烈的相似性：“当两个有企图心、多产又才华横溢的全职诗人结为夫妻，其中一人每写出一首诗，对另一人而言，仿佛自己的脑子一点一滴被掏空。对创造力旺盛的心灵而言，缪斯对你的不忠远比配偶因外在诱惑背叛你更难以忍受。”

1962年12月，她带着孩子搬进伦敦的一间公寓（叶芝曾居住于此），雇了钟点工帮忙料理家务，试图展开新的生活，却不幸遇到英国一百五十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水管冻裂，大雪封路，能源短缺，经济拮据，精神苦闷，让普拉斯的忧郁症更加恶化。她未能实践《过冬》（“蜜蜂组诗”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她生前排定之诗集《精灵》的最后一首诗）诗末对自己的期许和对未来的愿景——“蜜蜂在飞翔。它们品尝春天”。1963年2月11日清晨六点，她抛下睡梦中的两个幼儿，在自家住宅开瓦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起身上楼，到孩子们的房间，在桌上放了一盘奶油面包和两杯牛奶，怕他们自起床后到打工女孩到来之前会觉得肚子饿。然后，她下楼，走进厨房，用毛巾尽可能地将门窗的缝隙封住，打开烤箱，将头伸了进去，打开瓦斯。”艾佛瑞兹在《野蛮的上帝：自杀的人文研究》一书中，如是描述普拉斯生命中最后的场景。

在普拉斯自杀前的两个星期，她的小说《钟瓶》（*The Bell Jar*, 1963）——或译《瓶中美人》——以维多利亚·卢卡斯（Victoria Lucas）的笔名出版。这本半自传体小说可说是普拉斯青春期精神崩溃的残酷记录，她以自身的生活经验为蓝本，深入刻画

了一名初入社会的女大学生爱瑟·葛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在面对角色认同与生命抉择时内心的冲突、抑郁与挣扎，充满了女性自觉的反思。“钟瓶”原意是“钟形的玻璃罩或容器”，医院常用之存放胎儿标本，因此在这本小说里，“钟瓶”具有死亡的隐喻，瓶中一丝不挂、面无表情、令人惊惧的婴儿尸体象征生命的短暂、滞碍、束缚、扭曲。对普拉斯而言，世界像装满福尔马林的钟瓶，是一场噩梦，自己则像是被浸泡于酸腐、恶臭液体中的死婴，无法呼吸也难以逃脱。一如小说的主角爱瑟，普拉斯也努力地想挣脱出这样的钟瓶。《钟瓶》一书深入探讨了黑暗痛苦的心灵层面，这在任何小说里都是罕见的。读完这本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更深入理解普拉斯敏感执着的个性，复杂多感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之后，读者就不会狭隘地将她的自杀归咎于丈夫的背叛了。

普拉斯和休斯的爱恨纠葛并未随她的去世而画上句点。休斯仿佛受到诅咒般，始终困锁于背叛的骂名与妻子自杀的梦魇，至死都不得解脱。1969年，他的外遇对象阿西亚带着她与休斯所生的两岁稚女，采取与普拉斯同样的方式（开瓦斯）自杀身亡。他与普拉斯所生的儿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担任水产学与海洋科学教授的尼可拉斯，也于2009年（四十七岁时）在家上吊身亡。此外，休斯还做了两件让读者和学者质疑、批判其动机的事情——擅自调整诗集《精灵》的内容和诗作顺序，改变了诗集原本的基调（让“蜕变再生”变成了“自我毁灭”），并且以“不想让孩子们读到”为由销毁了普拉斯生前最后三个月所写的日记，还声称1959年晚期到1962年秋天（《精灵》写作关键期）普拉斯所写的日记“失踪”了。面对外界（包含女性主义者）的诽谤和挞伐，休斯从不辩解。1998年，他于死前数月出版了诗集《生日

信函》(*Birthday Letters*)，诗集中的八十八首诗是他自1963年以来每逢普拉斯生日写给普拉斯的八十八封信，以虚拟的手法与亡妻对话，回忆两人过往的点滴，抒发心中的爱意、歉疚与哀伤，“你的鬼魂与我的身影密不可分”，“原意不是为了伤害/只为留存快乐的回忆”。他俩因诗歌结缘，他或许希望也能借由诗歌和解。

女儿弗莉达为普拉斯亲订版《精灵》写序

普拉斯生前出版的诗集有《巨神像及其他诗作》，死后由她的丈夫休斯编选出版的诗集有：1965年，英国版《精灵》(*Ariel*)；1966年，美国版《精灵》；1971年，《渡河》(*Crossing the Water*)和《冬树》(*Winter Trees*)；1981年，《普拉斯诗合集》(*Sylvia Plath: Collected Poems*)，收录了普拉斯1956年至1963年所写的二百二十四首诗作，并且选附其五十首少作(*Juvenilia*)。1982年，普拉斯以这本诗合集成为首位死后获普利策奖的诗人。

我们翻译的这本完整版《精灵》，所收诗作包括两部分：一为“普拉斯亲订本”四十一首，二为“休斯编辑本选入诗”十四首。第一部分以2004年出版、普拉斯女儿弗莉达写序的“还原版”《精灵》(*Ariel: The Restored Edition*)一书为本，其中收录的四十一首诗作全都是普拉斯生前所选定，诗作中译也悉依普拉斯生前排定的顺序付印。普拉斯在手稿目录倒数第二首诗《蜂群》标题前后加上括号，“还原版”《精灵》因此以附录的方式将之列于书后。这是普拉斯自杀前的最后手稿，搁放在书桌上的黑色弹簧活页夹内，原稿的首页清楚地打出书名：《精灵及其他诗作》(*Ariel and Other poems*)。这本诗集以“爱”(Love)字开头(第一首诗《晨歌》的第一个字)，以“春天”(Spring)结尾(最后一首诗

《过冬》的最后一个字)，普拉斯似乎有意借此告诉读者此书涵盖了她从婚姻破裂前到最后决定展开新生的心灵状态，充斥其间的则是绝望、苦痛、抑郁、嫉妒、焦躁、怨恨、愤怒、复仇、嘲讽、无助……诸多复杂情绪交错的情感层面。

在普拉斯亲订本《精灵》里，有一些诗作颇为赤裸地呈现出普拉斯内心最私密、幽微的情感和情绪，她以极残酷、恶毒的意象、字眼或语调，影射她的丈夫、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丈夫的情妇、她丈夫的叔叔、她的邻居以及她熟识的友人。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休斯在编选《精灵》时会将下列十多首“具有个人针对性”的诗作抽换掉：《捕兔器》《沙利窦迈》《不孕的女人》《一个秘密》《狱卒》《侦探》《莱斯博斯岛》《另一个人》《戛然而逝》《闭嘴的勇气》《深闺之帘》《失忆症患者》。休斯另外补进了普拉斯其他一些诗作，即我们译的此本完整版《精灵》第二部分“休斯编辑本选入诗”中的十四首。

弗莉达说她的母亲之所以挖掘这不堪的一切，其实是为了摆脱过去，以便继续生活。这本诗集的出版虽让她的父亲泰德·休斯受到的诽谤加剧，但是弗莉达认为它具有另一层象征意味——她找回了对母亲的拥有权。弗莉达对后人曲解其母亲之生平和作品颇不以为然：“这好比她诗歌能量的黏土被占据之后，再以之捏制出对我母亲的不同说法，捏造者捏造的目的只为了投射自己的想法，他们仿佛以为可以占有我真真正正的母亲，一个在他们心中已然失去自我原貌的女人。我看到《拉撒路夫人》和《爹地》这样的诗一次又一次地被剖析，我母亲写作它们的当下被套用到她整个人生、整个个体，仿佛它们是她所有经验的总和。”弗莉达不希望后人以颁奖的方式来纪念她母亲的死，她希望人们歌赞她“生”的事实：曾经存在，曾经竭尽所能地生活，曾经快乐和悲

伤，苦恼和狂喜，曾经生下她和她的弟弟。弗莉达说她的母亲在写作时，是独特非凡的；在与纠缠其一生的忧郁症奋战时，是勇敢的。她将每一个情感经验当作可以拼凑成一件华服的小布块，丝毫不浪费任何一点她的感觉，在能够驾驭这些混乱骚动的情感时，她就能将她惊人的诗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弗莉达认为《精灵》一书是非凡的成就，她母亲在一触即发的情感状态和悬崖峭壁的边缘力求平衡，她追求的绝非“坠落”的艺术。这些诗是她母亲在情感遭受巨大骚乱期间的所感所思，是她母亲试图驾驭、平衡自我内在力量的成果，《精灵》之诗有权为自己发声。

有趣的是，弗莉达说她在三十五岁之前从未读过其父母的诗作（除了几首父亲写的童诗）。她刻意拒绝阅读，一方面因为也写诗的她不想受到父母诗风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然因为心中存在的阴影。一直到答应为“还原版”《精灵》写序，她方鼓起勇气，进入母亲的诗歌与生命内层，与母亲重新对话。

阅读《精灵》

《精灵》之诗风格独具，技巧纯熟，忧郁的气质和哀愁的情调弥漫其间。普拉斯写自我感官与情感的体验，写亲子之情，写母女关系，写父女情结，写女性自觉，写诸多复杂情绪交错的内心世界。她晚期的作品有许多是在一种极端神经质和创作力旺盛的情况下写成的，意象一个接着一个涌现，满溢的情绪以极强的力道释出，两大主题——恐怖且难以驾驭的人性经验，傀儡般无意义的人际关系——左右着她的想象。她曾这样形容自己晚期的诗：“瘦瘦长长的，像我自己一样。”当然，绝不仅止于形体上的相像，这些诗是普拉斯企图反击并超越那些萦绕其心的许多感情郁结的